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一目錄

說

爲學如鍊金說

老安少懷說

佛牙說

詩說

琴說

稼說

操舟說

解

信古解

八議解

鄉舉里選解

以德為衛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三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一

說

為學如鍊金說

伊尹之告太甲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先儒釋之以爲學未有得不可執一定之見德無常師泛觀而博取也學既有得不可無一貫之理協於克一反觀而約求也昔人有云聖人之取善如冶人之

鍊金或取於沙或取於水初無定在所謂德無常師也
迨既鍊焉沙者忘其為沙水者忘其為水但見其為精
純之金所謂協於克一也其喻可謂至明切矣而猶惜
其旨之未暢也蓋金之在礦也其為沙礫者恒多其為
金者恒少此猶繼善成性之後天事漸漓人心危而道
心微也及夫金之在冶其質判矣然必汰其非金者而
存其是金者此猶人之氣稟不能無殊善不善之數常
雜揉而互勝而研辨之功則在乎去不善以存其善也

至於就冶之後則所見無非金者然金猶有上下之品
必淬之鑠之以務底於精然後爲鏐爲鐐者出焉此猶
衆善會歸之後吾以一心統其全於萬事萬物之理一
以貫之是純粹之至一之極也昔揚雄之言因鑄金而
得鑄人久矣金之說之通於道也然自非深於學者其
孰能知之哉

老安少懷說

天地者生民之本也教養者王道之原也聖人者功化

之極也民非天何以生非地何以養然天地能生養民而不能人督其孝弟戶賜以衣食也惟聖人出而節民之性阜民之財然後長幼得遂其宜出入得安其命故曰天地育萬物而聖人經天地然其道要不越於教養古者分疆畫井民授之田家各百畝居有宅宅有桑春而耕秋而穫夫而農婦而織當是時也老者其養於堂幼者其哺於室矣而聖人曰未也是不可以無教於是家立塾黨立庠術立序國立學以五禮防其僞而範之

中以六樂防其情而導之和凡道人木鐸以至樂正大
司徒無一非教之官干戈羽籥夏楚之類無一非教之
具故其時之民罔弗事長上以孝字幼孤以慈者自王
政缺而井田廢民生困而教道衰壯者無以資其生貧
者無以調其恤於是老者不克奉而幼者不克顧此孔
子所以慨然於王道而思安與懷之也朕撫御萬國聖
人之德恒企焉而不逮而志在仁育元元每講求於老
安少懷之道雖三代之井田學校非後世所能猝復而

竊師其意則惟有薄稅歛以厚民生興禮教以正民德而已雖然王道必積久而後成是朕志殆終無已時也

佛牙說

薊州之盤山寺相傳有佛牙闊二寸其長以倍寺之人藏而寶之豈不以其異焉而羣奉以為神乎夫異固非聖人之道之所貴者聖人之道其質日用飲食其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行而著習而察是天下之大同也惟其同故人皆可以為堯舜而忠孝節義之概無不

可以勉焉而至佛則不然離俗以為高矯情以絕物悖
先王之教而創為苦空之說舉天下之好異者莫有能
尚之者也世之人爭驚其說之異而竝及其形質之怪
且誕者亦羣然尊奉之是非大惑歟夫堯之眉八彩舜
之目重瞳堯舜不自為異也而千古之下思學為堯舜
者以其孝弟之道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德不聞其以
眉與目也故使佛之牙出於偽耶則其譸張為幻也已
甚使其果真耶則古之可怪者多矣又何足貴乎朕嘗

巡幸畿東駐蹕此州聞有是事慮其罔世而誣民也因作是說俾州之人祛所惑焉

詩說

詩者心之聲也原於性而發於情觸於境而宣於言凡山川之流峙天地之顯晦風物之變遷以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古今治亂興亡之跡無不可見之於詩而讀其詩者雖代邈人湮而因聲識心其為常為變皆得於詩遇之故曰感天地而動鬼神莫善乎詩然

詩道升降與世遞遷三百篇之經孔子刪定者可觀可興可羣可怨極纏綿悱惻之思皆忠厚和平之意性情之正也負乎其莫可及已迨詩亡而騷作騷亡而漢之五言作流傳於魏猶存古風降自六朝寢尚綺麗比興義缺唐以詩取士能名家者粲如林立初唐盛唐咸足上追風雅然其間矩矱雖一而心聲各別奇正濃淡品格自成不可強而同也至中晚則菁華盡露而渾厚之象為稍變矣若夫宋人為詩大率宗師杜甫其卓然騷

壇者洵能樹幟一代雖後人覽之覺言理之意居多言情之趣居寡然反復涵泳自具舒暢道德之致及乎有明詩家起而規模唐音洋洋灑灑可謂盛矣而明之於唐終有間焉朕稽古之暇怡情吟咏於唐人詩集雖嘗誦習而猶念詩有其原故復上遡乎楚詞以及三百篇尋玩其指趣博徵其義理庶幾得其心之元聲而毋騖乎世之所強同者因為之說以自勉云

琴說

琴何自而昉也新論曰神農氏王天下而作琴通典曰
伏羲作琴以修身理性樂記曰舜作五弦之琴廣雅曰
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於是琴制始備及孔
子學琴師襄子如見文王今所傳文王操是也間嘗考
其義上圓下方法乎天地前廣後狹別乎尊卑大弦爲
君寬和而溫小弦爲臣清廉不亂蓋有明良交濟之道
焉又聞之琴者禁也禁入於邪以正厥心則閑邪存誠
之道更寓於是朕詩書不輟陶泳性情於琴之理頗有

會心油油弗釋不啻與神農伏羲數聖人晤語一室夫
琴不過樂中之一器耳乃精求其理遂至和天人通神
明純君道表臣職正心修身阜財解慍無善不具何其
廣大而淵微歟然則朕之崇德淑性以誠和萬邦也殆
於琴乎遇之

稼說

朕嘗讀雅頌諸什其時之公卿大夫士罔不盡力於田
畝而其西成東作之景至被諸管弦升歌清廟豈非以

其事為國之大務耶間考其義若生民之詩弗厥豐草
是去稼之害也甫田之詩或耘或耔是雖稼之本也良
耜之詩荼蓼朽而黍稷茂是厚稼之生也其詳且盡若
此朕軫念農業每巡省畿甸時而春也則觀其播種之
亟活時而夏也則觀其良苗之懷新時而秋也則觀其
穀穗之穎粟堅好用以親民亦因假以自樂非若周成
之於豳風徒得之矇誦而已然竊計其自春而夏而秋
寒暑遞遷嗟我農人其間芟薙之功滋培之力蘊崇之

方棄匪類而殖嘉禾如詩人所云者朝斯夕斯不遑啓
處累閱月而穀乃告登甚矣稼穡之艱習焉而後知之
也雖然世顧有耕而得餒者原其初非不序乃鑄播乃
種而始勤終惰污穢弗治稂莠弗剪苗在草間迄乎秋
期十無一獲豈地土之不宜天時之不善哉咎在害稼
罔辨而養夫稼者未博其功也噫治稼之道可通於治
天下矣

操舟說

器之利用而致遠者陸行莫如車水行莫如舟舟之爲用也逸於車而險或過之若享其逸而不入於險則恃乎操舟者之有其道也當夫水石擊撞波濤怒飛迴颿如驚驟合若離此非其巧之爲乎至如浮滄溟駕虞淵歷艤艫如衽席泛浩瀚以洄沿此非其習之然乎若或凌萬頃之中流驚颶風之四集檣櫓欬傾徒侶失色巧者不及施習者不及試斯時也惴惴然有胥溺之憂自非備之以至豫而持之以至慎殆鮮克濟事焉蓋其所

為巧與習者藝也而其所為豫且慎者道也易曰濡有
衣袽終日戒詩曰緋纚維之言其豫也言其慎也朕南
巡江淮間見操舟者苟備之豫而持之慎矣雖大舟固
弗如其意之所欲為焉苟備之不豫而持之不慎舟雖
小亦不能勝任而愉快也夫舟一器操舟一藝耳猶必
有道持之以不至於敗况居天下之大器者哉揚子有
言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民安矣此物此志也

解

信古解

學以求古人之是也非以求古人之非也六經之義蘊
博大精奧有終身探索之而難盡者自後世好異之徒
喜立己說以爭衡於世於是離經悖道無所不至而身
心之所喪者多矣究之古人之論其理常昭於千古而
彼之所非議古人者卒不能行其所獨是也孔子曰我
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夫以孔子之神聖而一則曰好古再則曰好古

絕未嘗有一端辨駁古人者惟汲汲皇皇以深窮其理
遵循其訓而已此其故何也夫亦曰我之學於古者求
其有益於吾身吾心云爾豈以是求異於古人為哉慨
自孔子歿而異端邪說紛爭竝起互相牴牾大道愈晦
於是不知而妄作肩相望也賴有宋濂洛關閩諸儒起
而闡明經學聖人之道復著使後之人篤信其說以求
古人之所為是者是亦世道之幸矣朕故作此解以導
世之惑於異學者

八議解

嘗讀周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曰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竊歎古聖人之統馭臣下何仁至而義盡也無論堂陛相得之時歌蓼蕭賦湛露藹然其有禮意焉即為之臣者職業或有所忝以罪戾貽羞勢不得不繩之於法而猶必多為之解以君子長者之道待之夫豈聖人之有所私於其間而故以屈天下之法哉特以親故賢能功勤貴賓八者皆素所倚毗而禮

貌之者也若一旦有罪竟與疏賤之儔輿隸之輩同罰而竝辱非所以厲廉恥而彰仁恩也故嚴其防於五刑而通其權於八議語曰禮義節廉以治君子又曰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言乎貴賤之有體也秦用申商之術行督責之令尚峻法治以大壞漢初猶有餘風至文帝用賈誼之言而大臣遂有廉恥自重者朕禮遇臣下惟期其砥礪於無過即間有微眚亦不忍斥言之也庶幾百爾卿士其爭自勉於道義之途而漸

有禮讓之風焉由是而往將八議亦可存而弗論也夫
鄉舉里選解

取士之塗古今異制得失之數可考而知也古者大司
徒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德行居其二而藝居其一
五禮六樂之文不先於知仁聖義孝友睦婣也春秋衰
世齊桓霸主而國語所載正月之朝親問鄉長猶必以
慈孝賢仁為選首此古人鄉舉里選之法惇本而崇實
得人所以盛也自科舉之法行上之所以求士與士之

所以自見相率而趨於記誦之學文辭之末由是古制
大變而得人之效衰矣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
邑必有俊士天之生才豈以世為厚薄而後世之人才
寢不及古者法使之然也然欲盡廢貢舉而復鄉舉之
舊又有所不可蓋古之風俗純茂人心質樸故匹夫有
善可得而舉有不善可得而誅選舉一出於至公而無
徇名失實之患後世文巧日勝澆競滋多徵賁者或由
於勢利之交簡斥者或出於愛憎之口此九品中正之

法所以終不可行也雖然貢舉之不可廢者勢也非法之盡善也必也慎簡有司嚴立程品取實學而汰勦說崇雅正而削浮夸矯鑒其前違而課責其後效以無失乎聽言觀行之意則庶乎其可以得人矣

以德為衛解

城郭之固足恃乎公輸之巧可仰而攻也河山之險足恃乎五丁之勇可啓而乘也兵革之利足恃乎耒鋤棘矜之子可起而抗也蓋天下大器也有天下大業也幅

員之廣人民之衆至遼闊而莫可紀極使必畫地而守
之家撫而戶諭之其勢將不能終日聖人知其然故常
有道焉合天下之渙而不至於離為之本仁以育之率
義以正之忠信誠慤以行之哀矜惻怛以嘔喻之使夫
天下之人親之如父母肫然有不可解之誼如是而我
之所以為天下者亦庶乎其可以無患也故曰以力為
衛者一夫之雄也以險為衛者一國之守也以德為衛
者天下之所以善建而不拔也夫古之善為衛者莫如

秦內之尺寸之兵毋得入殿廷外之罷侯置守收天下之兵銷以爲鐘鐻卒之盜起於博浪之中禍及於齋宮之內當此之時非無衛也明之時其君皆深居九重狃於燕逸間以郊祀親行所乘輦皆用鐵絲爲障以防不測然其究也羣盜並起以至於亡此亦非備之不豫也故尚德則雖無周廬式道而可以爲安尚威則雖有金城湯池不可以爲固治天下者觀於此亦可以擇術矣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膳錄一生臣王世臣

膳錄監生臣胡先鳴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一

五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二目錄

碑

聖感寺碑

賜一等公遏必隆家廟碑

黑龍潭重建龍王廟碑

賜廣西巡撫馬雄鎮墓碑

賜福建總督范承謨墓碑



中臺演教寺碑

東臺望海寺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四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二

碑

聖感寺碑

夫以北極神京西山勝地峰巒迴互草木龍蔥晴嵐霽
雪掩映皇居秋水春華邀迎翠輦非徒百工職事瞻仰
於斯實亦九州風土形勢所在其間招提梵宇極雕梁
巨麗之奇精舍珠林盡繡栴紆迴之巧然松雲燈火不

聞禪誦之聲泉石荒苔難覓經行之蹟故雖危巖聳漢
上接雲霄而紺殿凝塵空顏歲月朕每遊歷其處輒為
致慨於衷平坡寺者僻處西南遙臨宮闕刻盤螭於玉
砌丹碧流金塑寶像於琳宮輝煌映藻采繡網戶饑餒
時馴鈴鐸鳴檐野狐知肅迨時移物換雨北風侵華榱
作爨已無往日之弘觀畫壁成泥誰識當年之璀璨寺
僧海岫篤實持躬勤勞砥行簞瓢布衲林中不演三車
瓦鉢芒屨宵次時虔五戒十載經營重新殿廡六時功

課繼廣門庭遂使清宵梵唄蕭疎盡入寒空向曉鐘聲
颯沓仍隨秋雨浮屠之傳於斯無愧朕萬幾有暇七校
偶過省耕省斂時駐蹕於茲山一豫一遊再撫臨於其
地詢知本末感

佛慧之重光鑒彼勤劬啓聖功於匪懈更名聖感特賜
宸書欲使遐邇具瞻臣民共識豈若崇祀作佞開愚眊
奔走之端惟曰致敬而遠法往聖格思之道勒諸貞珉
垂感會於千秋記注瑤編志心期於一日臣工上下咸

悉朕懷

賜一等公遏必隆家廟碑

孝昭皇后壺德攸宣倫情肫篤念父母鞠育之勤思祠
宇春秋之祀朕嘉其意遣官督理後二月皇后已崩十
七年十二月工作告成因諭內閣詳考明代實錄允符
典例特賜碑文勒諸貞石粵稽往代臨御萬邦必敦九
族宮闈化洽內輔惟賢眷祐之隆宜崇曠典以篤椒親
道至備也孝昭皇后仁孝性成溫恭德著久存屹屹之

思每深霜露之感爾一等公過必隆同妻縣主敬慎齊
家洽譙冲之令望肅雍秉訓誕淑慎之坤儀是當錫以
丹堊享以蘋蘩爰命冬官董其興作事方行乎二月哀
忽動於六宮未遂之志朕甚悼焉念爾勲戚大臣兼核
歷朝典制落成之日用賜豐碑昭國家不遺故舊之恩
示皇后永懷顧復之念光流泉壤堪為戚屬之羽儀名
列丹青不愧綸言之獎賚凡爾子孫克保無斁欽哉

黑龍潭重建龍王廟碑

傳曰神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能捍大患禦大災則祀之
非此族也不載祀典朕自御極以來夙興夜寐惟思稼
穡爲小民之依所期時和歲豐嘉生樂育然年穀順成
雨澤是資詩曰琴瑟擊鼓以祈甘雨信乎

天心仁愛亭毒萬物而協靈効順優渥霑足之應皆有
神焉以司之亦如分猷布澤之無敢曠厥職焉距京師
西三十餘里金山之麓有潭泓然以深不泛不涸前代
時以亢旱禱望其地輒能興致靈雨因名黑龍潭焉潭

之側倚山瞰壑舊有祠宇以祀其神朕數以祈雨駐蹕
於茲爰謀式廓其廟貌以昭靈貺而敬民事今者四郊
之內雨暘時若歲登大稔工適告成惟神之功德實能
膏澤田疇以福庇生民揆諸捍患禦災之義莫大於此
用是勒諸貞石垂示無窮寧不偉歟

賜廣西巡撫馬雄鎮墓碑

朕惟臣子之誼大節爲重然平居無事之時人人侈談
忠義一旦臨事而爲國捐軀確乎不奪者蓋寡則所稱

成仁取義之士國家得之宜何如褒崇焉爾馬雄鎮洊
歷禁近簡授節旄恪共之譽有聞綏輯之功斯著豈意
叛藩逆命怙惡弄兵急變起蕭牆之中孤城介挂嶺之
外聲阻援絕形絀勢危爾則以死自持抗詞罵賊遂觸
兇怒橫致幽囚然猶志切輸忠力圖滅寇間關遣子萬
里來歸慷慨上書一心罔貳丹誠既通於王室闔門咸
殉於巖疆節挺冰霜歷四年而益厲操堅金石經百折
而不撓可云烈矣嗚呼惟見危乃知授命之不易疾風

勁草繫爾一身實荷綱常之鉅朝廷養士數十年有臣
如此庶無負焉朕用既憫且嘉特考彝憲賜謚文毅躋
以崇階爰勒貞珉昭示來世凡屬臣僚聞風興起咸思
自勵爾之為功世道豈淺歟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二十
六日

賜福建總督范承謨墓碑

朕惟朝廷簡畀重臣授以封疆之任平時則竭誠殫力
以靖厥職猝逢事變則有凜乎不可犯確然不可奪之

節舍生取義流光天壤古所謂不二心之臣如此而已
爾范承謨名臣之子奮迹甲科入侍禁林出典節鉞咸
有聲績著於當官洎閩疆蒞鎮之年值狂豎盜兵之日
寇起門庭禍生肘腋智未及施勇不暇展而爾志恥倖
生義無苟免奮身罵賊誓不共天遂致闔室幽囚三年
拘繫阻斂其衣食迫脅以甲兵充餒彌張貞操愈勁卒
蹈白刃以作完人慷慨從容兼有其美茲者底定疆陲
申明命討罪人斯得臣節益昭倍深軫悼之情特厚飾

終之禮寵以隆秩謚曰忠貞嗚呼褒忠顯善帝王治世
之大權恩命疊頒朕曷有私於爾以培正氣以植人倫
庶使選慝之士覩盛典而知興慕義之夫聞休風而加
勸勒諸貞石其永有譽於無窮哉康熙二十一年四月
二十六日

中臺演教寺碑

五臺之山高出雲代然不與岳鎮之列山經禹貢以及
道書所稱洞天福地均莫之載蓋自昔為釋子所棲故

與峨嵋普陀號三靈山之三山者或在海上或當巴蜀
險遠之區惟茲山峙神京之右千里而近宜登陟者較
多焉朕嘗覽觀載記謂茲山東有離岳火珠西有麗農
瑤室南有洞光珠樹北有玉澗瓊枝中峰則有自明之
金環光之壁是靈秀所鍾中臺為尤異矣臺高三十有
九里游者至是必思憩息之地此自唐以來演教寺之
所由建也山峻多風寺久傾圯朕爰命工拓而新之譬
諸於物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鵬之飛九萬里而扶

搖六月而息其遠邇高下雖殊方其息自適之情則一也朕之命新茲寺亦欲登是山者咸有自適之樂焉爾
東臺望海寺碑

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九州之國州表一山以為鎮躋其巔可以望海者則揚之會稽究之岱青之沂幽之醫無閭凡四山焉惟岱距海較遠登日觀望扶桑其岩甍峻極尤非他山可比也五臺隸并州州境無海而臺之東峰以望海名蓋雲中上黨晉地踞天下之脊山

之麓既高而臺之高復三十餘里龍泉以東岡巒陵阜
皆處其下遠瞰滄瀛諸州景光愔恍儼若紫瀾浩淼與
青顥之氣混涵相接記稱旭日方升望大海若陂澤信
有以哉臺有寺榱棟桯桷不蔽風雨朕省方登此命加
修葺復其初制蓮臺法相固極莊嚴已四方之人得於
焉信宿縱睇溟渤之朝暾以視夫岱宗日觀又何多讓
耶遂礮片石文以紀之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三目錄

碑

南臺普濟寺碑

西臺法雷寺碑

北臺靈應寺碑

賜江南江西總督于成龍墓碑

至聖先師孔子廟碑

孟子廟碑

欽定四庫全書
養要卷一萬三千五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三

碑

南臺普濟寺碑

南臺世傳文殊示現之處也臺當山之陽地稍暄暖金
渠日菊佛鉢之花生徧崖谷若錦繡之相錯故其峰曰
錦繡之峰峰有寺曰普濟蓋宋所建云佛氏之教息心
淨業以獨善其身而文殊所願在饒益衆生布施以廣

仁義持戒以守信忍辱以為謙精進以施敬禪定以守
靜智慧以通理其慈惠之心有獨弘者自漢以來清涼
之山代有精舍至宋之十寺為國祝釐恒賜詔褒答載
籍傳之所從來久矣山之僧棲巖飲澗以自甘惟守其
師之說以獨善其身寺有圯者力不能興葺也朕登南
臺乃命復新普濟寺以居僧徒之息心淨業者俾祝
釐於是登臨者覩象教之精嚴慈惠之心可以油然而
生矣

西臺法雷寺碑

朕聞鷺嶺蜂臺不少水晶之域鵲林鹿苑恒開金粟之園莫不獻露裛之千花蔭春浮之雙樹廼有龍湫抱鉢偕猿鶴以高栖燕子成龕捫藤蘿而直上况夫竺法蘭之初地舊是花宮勾龍爽之畫圖羣推紫府紺蓮照野智炬長然青豆開房精廬用結西臺絕頂有法雷寺焉方廣化城文殊密宇琉璃布地霄鄰挂月之峰栲栳名山磴轉干雲之石僊人五百青髻曾遊沙界三千玉毫

盡撤指修蛇之負壑恒嶽匪遙數歸雁之銜蘆并門在
下朕對清涼之勝景招閭闔之長風北瞻則畢月昴車
西顧則參旗井鉞憫此伽藍久廢飭其瓴甌重新紺馬
銖衣長轉相輪於雲表桐魚茶版仍流清響於山椒庶
使龍象行時金閣遠符大厯狻猊坐處神光復現元和
云爾

北臺靈應寺碑

清涼山左鄰恒嶽右接天池環基五百餘里五峰竦峙

而北臺為最高歲癸亥二月朕鑾輅西巡登其層巘雲
氣生鳥履之下開合萬變時春雪方霽青霄竄絕天風
颯然所謂身歷清靜之域目睇澄鮮之境心遊太古之
地盈縮造化吐納顥氣冷然善也臺名叶斗峰舊有靈
應寺丹青虧剝宋廟欹傾朕念衣緇之流不外仁義以
為教故熙隆之代亦所不廢矧曼殊化宇恒著感通遠
邇之人斬嚮久矣爰命崇其陞祀飾其題案土木瓦石
丹堊金碧之需財自內出不涉經費工以傭給役弗違

農是以工敏於事而民若不知秋八月告落成焉董事
之臣請製文勒石以志之用以上昭景福於
慈闈下廣嘉惠於兆庶垂示於億萬斯年爾

賜江南江西總督于成龍墓碑

朕讀周官六計弊吏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辯
吏道厥惟廉重哉朕用是審觀臣僚有真能廉者則委
以重寄錫以殊恩所以示人臣之標準也爾于成龍秉
心樸直蒞事忠勤而考其生平廉為尤著以故累加特

擢皆朕親裁蓋拔自庶官之中洊授節鉞之任爾能堅
守夙操無間初終古人脫粟布被或者嫌於矯偽爾所
謂廉本於至誠聞爾之風可以興起乃不憊遺忽焉奄
逝日者省方察吏南及江表采風謠於草野見道路之
謳思清德在人於今不泯惟爾之廉天下所知朕俯合
輿情載褒勁節既考名副實謚曰清端葬祭以禮又晉
之崇秩賜予有加恩卹爾子嗚呼人臣行已服官事主
之道爾可謂有始有卒者矣顧不可以風世也歟

至聖先師孔子廟碑

朕惟道原於天弘之者聖自庖犧氏觀圖畫象闡乾坤之祕堯舜理析危微厥中允執禹親受其傳湯與文武周公遞承其統靡不奉若天道建極綏猷負乎尚矣孔子生周之季韋布以老非若伏羲堯舜之聖焉而帝禹湯文武之聖焉而王周公之聖焉而相也歸然以師道作則與及門賢喆紹明絕業教思所及陶成萬世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惟孔子繼續而光大之矣間

嘗誦習詩書之所刪述大易之所演繫春秋之所筆削
禮樂之所修明本末一貫根柢萬有殆與覆載合其德
日月竝其明四時寒暑協其序焉故曰仲尼之道一天
道也朕敬法至聖景仰宮牆嚮往之誠弗釋寤寐歲甲
子十有一月時邁東魯躬詣曲阜展修祀事復謁聖墓
循撫松栢儀型在望優乎至德之親人也朕忝作君啓
牖下民深惟夫子師道所建百王治理備焉舍是而圖
邳隆曷所依據哉因勒文於石彰朕尊崇聖教以承天

治民之意系以辭曰

遐哉三五維辟之式於皇尼山師道允植天畀木鐸覺
彼羣生百行以正六籍以明賢邁唐虞聖則河洛綏和
動來文博禮約性天峻極倫敦孔彰學昌洙泗統歸素
王炎漢崇儒少牢用饗厥後賢君高山是仰予懷至聖
蒞彼東方音徽云邈道德彌光鬱鬱瑩林峨峨祠殿企
慕安窮羹牆如見泰岱匪高東海匪深敬揚懿軌終古
式欽

孟子廟碑

自王迹熄於春秋聖人之道或幾於泯滅卒之晦而復明歷千百世而不敝者恃有孔子也孔子沒百有餘年寢假及於戰國楊墨塞路禍尤烈於曩時子輿氏起而闢之於是天下之人始知誦法孔子率由仁義斯道之有傳至於今賴之是以後世學者如韓愈蘇軾之徒咸推其功以配大禹而閩洛之儒咸尊為正學之宗傳烏虜盛已夫洪水之禍止於人身已爾楊墨之禍隱然直

中於人心不有孟子使楊墨濫觴於前釋老推波於後後之人雖欲從千載之下探尼山之遺緒其孰從而求之因推述厥義刻文於石俾揭於鄒之廟其文曰尼聖既往負矣音徽後百餘歲聖緒寢微尚異實繁楊墨競煽陷溺之禍酷於昏墊惟子與氏距跛放淫以承先聖以正人心述舜稱堯私淑孔子正學修明百世以俟不有是者斯道孰傳宇宙晦霧萬物狂悖我讀其書曰仁曰義遺澤未湮聞風可企嶽嶽亞聖巖巖泰山功邁禹

稷德參孔顏刻石茲文於祠之下誦烈颺休用告來者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四目錄

頌

福陵頌

并序

昭陵頌

并序

孝陵頌

并序

大德景福頌

并序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萬三千六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四

頌

福陵頌

并序

惟

上帝鑒觀下民誕昇神聖俾立君極以開闢草昧垂統
億祀非其盛德曷克應天順人而締造鴻業焉我

太祖高皇帝聰明睿知本於性生英武勇略迥不世出

故能躬著戎衣手提尺劍而疆宇日拓丕受景命顯庸
東國騰威區夏雖太王之居岐翦商文王之江漢歸化
未足方斯赫濯也予小子仰荷

列聖丕基統御萬國昭章式廓隆古圖籍所莫覲矣然
上跡

聖祖當日一成一旅櫛沐風雨斬刈荆棘張彼撻伐順
者綏之逆者殄之統壹羣部建元正位國始立焉既乃
鞠旅徂征遐邇訥服悉臣悉氓遂定鼎遼土而王業愈

光顯矣於戲盛哉惟

天生

聖惟

聖奉

天我

太祖創業之艱如彼而垂統之遠如此豈非天實授之
而克荷厥休者哉予小子景仰謨烈奚敢忘紹述焉爰
作頌曰

於昭

太祖誕膺景命允武允文體協仁聖天罰恭行赫然割
正啓疆東海聿懷兆姓戰罔弗克威略如神德罔弗冒
桀驚咸臣受錄踐阼帝厯鼎新建官立制王路丕遵爰
誓六師濯征明國以少擊衆羣醜胥殛長驅鐵嶺墮彼
阨塞芒芒遼瀋隸我版域會極歸極乃建皇都大統肇
跡炳垂帝謨在昔湯文崛起一隅先聖後聖同軌合符
皇哉龍興山川孔固

寢園崔嵬風雲盤互玉衣鐵馬百神衛護仰頌

先猷萬年錫祚

昭陵頌

并序

國家垂厯服無疆之休類必有神聖開天肇興王業又
必有神聖繼體式廓鴻基故能經綸宇宙積功累仁保
世滋大我

太宗文皇帝挺濬哲之資蘊欽明之德紹膺寶位纘前
謨而光顯之外奮威武內修文教百度具舉臣民胥悅

於是南征則墮巖關繞明都耀兵燕趙鞠旅齊魯投鞭
渤海飲馬黃河六師安行莫我敢遏東征則誅貳綏服
朝鮮納款列為屏藩西征則三十五部厥角歸命貢賁
奉朔蓋其允塞之猷桓撥之略赫濯於覆載間矣乃若
惇九族惠元元郊圻以飭爵秩以班賞善宥過優禮勲
舊求賢之思若渴崇儒之化丕隆雖古帝德廣運曷以
加焉當是時義問炳燦仁風翔洽一統之規已裕矣猶
畫境息民俟天休命於戲皇哉盛哉昔殷祥長發而湯

受之周室本支百世而文啓之若我

皇祖詎有遜美予小子嗣承丕緒撫安海寓以弘億萬
禩之業紹述

祖德敬揚

先烈廼作頌曰

猗歟

皇祖克配彼

天光被四表仁汜八埏既受共球神人攸主至治洋洋

弘謨訐訐桓哉七萃捷彼南疆匪疚匪棘兆人是匡徂
征朝鮮爰渡鴨綠聲其攜貳綏其臣屬西荒千帳慕義
同歸鐘鼓始振稽顙莫違至化覃敷函夏率育

天錫大寶景命有僕曰崇儒雅曰敘彝倫五章五用式
迪俊民法度孔昭典常聿正媿美唐虞惟后克聖建中
錫極詒我後昆皇皇大烈億祀彌尊肅望

山陵光華燁赫永言垂裕敬承靡斁

孝陵頌

并序

蓋聞乾苞合契誕開長發之祥坤極毓靈永錫丕承之祚是以溯若水者誦顓頊之遺風登穀林者仰陶唐之餘澤莫不煒煌瑤牒炳爍珍符垂裕萬年流輝千載況乎當紹庭之日篤纘緒之思覃厚既深覲揚滋切者乎我

皇考世祖章皇帝躬上聖之資啓維新之運宅中圖治保大定功舞干羽於兩階武昭文治受共球於萬國遠至邇安峻德弘勳懿綱釀化至矣盛矣蔑以加矣肆予

一人嗣膺厯服方厯纂承之志彌深對越之心展謁

孝陵式瞻

園寢驚秋霜之始肅感春露之初濡光烈宣昭俊在見
聞之內聲靈赫濯儼然陟降之前敬申繼述之情用廣
敷陳之義爰拜手稽首而為頌曰

奕奕

孝陵蔥蔥佳靄多沛艾兮土脈淳和地靈清泰無塵磕
兮五峰屏嶂三臺襟帶拱內外兮王氣如龍紫雲如蓋

紛來會兮猗歟

皇考陟降往來常在茲兮桂宮蘭殿繡碣文牋鬱參差
兮鸞旂羽葆蒼蚪翠螭何歲蕤兮太和充溢景光淑熹
亘四維兮琬琰在房圖球在序神所處兮金穗宵明玉
衣晨舉永終古兮如接形聲如聆笑語我

聖父兮以妥以侑式垂懿舉昭來許兮我寵受之蕃衍
鴻龐命溥將兮紹聞衣德繼序其則不愆忘兮凝休篤
祐錫祉儲祥一人慶兮本支百世詒燕無疆祚靈長兮

大德景福頌

并序

恭惟

聖祖母太皇太后躬備聖德

天錫純禧作配我

太宗文皇帝內廷翼贊肇造邦家誕育我

世祖章皇帝瑞應昌期撫綏函夏爰及小子纘承基緒
十有六載

恩勤鞠育莫罄名言訓迪弘深難於殫述蓋

皇天眷佑我國家篤生

聖哲母儀後昆以為積慶凝祥之本猗歟盛哉啟百代之鴻圖樹千秋之懿則備累朝之孝養極四海之尊親德福兼隆康寧壽考曠古以來未有若我

太皇太后之盛者也臣日侍

慈闈欽瞻

懿範戴天地而莫能窮其高厚仰日月而莫能繪其光華顧念罔極深恩敢辭固陋敬颺萬一冀展微忱爰拜

手稽首而獻頌曰

天開景祚運際龐鴻

太祖啓宇嗣以

太宗文武神聖帝業光融惟

聖祖母大德媿隆純仁至孝克儉克恭茂修內治佐厥
成功追我

皇考誕膺天祿冲睿承乾海宇賓服允賴

聖慈劬勞顧復式訓寬仁垂型雍肅德洽萬邦恩流九族

以天下養奄受多福越予小子大業祇承幘幪啓佑仰戴
慈寧仁如天覆靜比坤貞弘綱大政懿訓是程勉以懷
保惕以勵精孫謀宏遠壺教光亨溥愛宣慈秉禮度義
端莊誠一萬善咸備穆處深宮含弘庶類德化殷流惠
風遐暨

顯號鴻名昭垂後嗣

寶冊騰輝瑤編紀瑞

聖人之配誕生

聖人古惟太姒今茲比倫壽祺正茂休祉駢臻本支百
世子孫繩振慶延家國光被臣民億萬斯年景祐常新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五目錄

贊

至聖先師孔子贊

并序

顏子贊

曾子贊

子思子贊

孟子贊

老子出關圖贊

畫馬贊

陳所翁畫龍贊

筆贊

箴

講官箴

督撫箴

祭酒箴

給事中箴

御史箴

守令箴

銘

硯銘

鼎銘

屏風銘

烏鎗銘

鳥鎗銘

弩銘

弩銘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三千七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五

贊

至聖先師孔子贊

并序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
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
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粵稽往緒仰溯前
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

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兼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
行道者勲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
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
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為治國平
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為萬古一人也
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景企滋深敬摛筆而為之
贊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

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
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
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旣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
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
月無踰羹牆可晤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
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
夜勗哉令圖溯源洙泗景躅唐虞載歷庭除式觀禮器
濡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為歸百世而下以

聖為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為寶泰山
巖巖東海泱泱牆高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
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顏子贊

聖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萬
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用行
舍藏王佐之器

曾子贊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止
善為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承
統緒修明訓辭

子思子贊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以
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獨成德之門卷之
藏密擴之無垠

孟子贊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闡知
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竝垂六藝孔學
攸傳禹功作配

老子出關圖贊

趙孟頫畫

修身養壽古隱君子掌藏室書為柱下史清靜自正是
其大旨宗周式微羣雄龍戰逝將去此八荒周徧徐甲
負笥青牛服鞵關尹望氣物色候門和光抱一自擊道
存少留著書虛無是論元文既宣解人亦寡入於無垠

廣莫之野去住兩忘物無害者吳興學士繪事肖神既
寫道德又貌僊真高古肅穆髣髴伊人神龍見首變化
莫同乘雲上下孰知其終至聖所名斯言我從

畫馬贊

大梁韓幹古之筆精寫此駿足千載如生紅光耀脣紫
豔承睫削玉霜蹄團花霧鬣乾維叶象房宿効形體中
儀式法合圖經鵠起鸞停風猋電駛不遇九方孰致千
里我聞在昔文德誕敷飛黃服皂驤褭駕車覽物心怡

披圖神往曾是權奇曾是倣儻南浮滇水北絕玉山利
茲地用充我天閑

陳所翁畫龍贊

雲龍駢駢衆物之靈暫行萬里少息千齡飛潛應候變
化無形乾爻九五取象君德時乘六位周流八極雲行
雨施品彙生殖爰有哲匠絹素經營僧繇舐筆董羽研
精蜿蜒夭矯巧若天成嗟此好手聲價超越得水能飛
點睛斯活波濤騰涌煙霧滅沒遠宅江海亦遊名都夏

王遠駕虞舜受圖命官紀年用表禎符德至泉水神物
乃下馴擾可拳奚俟摹寫祕藏斯卷以驗真者

筆贊

文犀之植中山之毫絢以藻采潤以蘭膏翡翠其牀玉
璧其匣濡之隃糜翰染八法若墳若典若史若經奉以
撰述逸於汗青時維休昌誕敷文德弓矢載橐彤管競
飭遐哉八表車書其同結繩云邈永資爾功

箴

講官箴

予企至道覃思簡編朝夕討習禮茂講筵詩人有云顯
示德行啓沃惟賢庶幾金鏡爾列詞苑峨峨在廷細旃
廣厦論史談經體之行之朕躬是力載獻載替爾職宜
飭毋務勦說毋苟雷同毋繆於正毋恃厥中在昔大儒
稱先則古臯夔是師言規行矩誼貴翼勵先正其心爾
苟勿欺吐辭足欽詎曰名義可以塗飾詎曰聖賢可以
蠡測關閩濂洛炳矣心傳撰述大旨庠序宗焉用昭儒

修用弘教澤爾其勉茲尚無攸斁

督撫箴

芒芒方域分理需人岳牧之選實惟重臣寄以封疆千里而遠地則星羅令猶風偃控攝文武統馭官司繩違糾慢宣德布慈廉善是旌貪黷毋宥小眚是矜吞舟毋漏彼昏而墨日削月朘或市徇縱以恣撓虔澤不下殫民隱罔恤政廼不和為時蝨賊曾是源濁而流則清曾是表正而景則傾職汝之由是曰曠墜軫我元元保釐

奚賴天命天討我不敢私勛哉有位敬聽箴辭

祭酒箴

予敷文德式禮辟雍允維祭酒多士攸宗在昔有虞命
夔教胄洎於成周升彼孝秀撫今區夏遵路陳常海域
遣子願齒膠庠爾長廼司表率匪易木繩斯直玉琢斯
器烝烝譽髦爾儀是型濟濟橋門爾訓是聆惟廉持躬
惟慎率屬佻達其懲戒董其勛皇矣謨典如鏗金鑪闡
揚罔盡則倣奚從毋矜而華道寸之誠正毋詭而趨範之

孔孟王化丕盛視乎成均苟隳厥職曷明人倫儒行克臧汝績廼效黽勉詔媿助宣聲教

給事中箴

咨爾給事實專言職厥地惟親禁闥之側入納奏劄出奉綸章清勤斯稱敬慎斯臧六曹有失汝其正之百僚有邪汝其諍之予懷邦直謇諤足多庶茲有位胥用濯磨罔逞已私小心乃集罔見近利不阿乃立勿流於黨而苟為同勿懾於威而戾夫公道貴毋欺論尚執要棄

佞勵忠令聞始劾爾之無忝寵錫是承爾之弗率譴罰
是膺憲典丕昭視爾賢否靖獻克誠國恩孔厚毋曰秩
卑補闕拾遺夙夜匪懈勗哉攸司

御史箴

柱下一星列曜太紫其象維何今也御史淬厲風裁檢
齊霜紀下飭官方上參國是肅肅柏府峨峨豸冠其職
清要簪筆朝端百司有闕是繩是彈民澤或壅是宣是
殫汝不自克何以懲墨汝不自正何以糾慝毋畏強禦

母縱殘賊庶幾夙夜邦之司直昔之法吏正色臺中為
我耳目効彼股肱馳聲簡冊流美無窮敬之敬之罔不
克恭

守令箴

五等封建古今異宜郡縣之制百王同規壤地磐牙提
封碁峙大者一州小則百里有社有稷有民有人守令
何職職茲拊循勸農課桑宣條設教偃風以德從星惟
好母營筐篚母急簿書惓惓之治歲計有餘莫高匪天

而卑其聽莫愚匪民而智其性民不可掩天不可欺一
之不慎而戚自詒稽古治效嘉禾瑞麥勉能其官紹休
前迹

銘

硯銘

鳳味之姿龍尾之質彫焉琢焉登翰墨室如珪之方桓
信是率如璧之圓蒲穀是匹或巉而巖芙蓉萃律或潤
而泉玉膏溢溢腹坦而容目仰而出外斂其華中堅其

實端溪伊何纈密以栗銅臺伊何澤黝以棗靜兮不佻
動兮不軼研之踰縻運之不律磨礪性情發揮道術厥
功懋哉允惟迪吉

鼎銘

庖犧作鼎尚象太乙神禹鑄金九鼎宰律皇哉鼎義易
稱元吉巽濟以離烹飪何飮享帝養賢位命凝一初象
維陰利其否出二克剛中是為有寶陽居廼腹和而悔
失苟或比陰覆餗莫恤厥鉉伊何金玉其質大德保之

守以無逸

屏風銘

維爾卓立巍然嚮離亦稱斧扆亦名采摠動而有則靜而不欹端廉方直藩翰攸宜繫昔漢殿圖畫載披永言好德納彼良規洎乎唐室十漸用禪大書作障釋茲念茲予懷上聖治企無為南面聽政垂拱於斯云何敢逸廣列訓辭儼諸士史以獻典詩

烏鎗銘

範金為質石火中蘊體約用弘宣威制勝潛發其機慎
持其柄摧堅擊遠聲光震迅翼我武功式臻耆定

鳥鎗銘

一器也體類戈戟功逾矢礮當機迅發則星馳而電激
落雲霄之勁翮殲林莽之軼材洵武功之良具更無所
施而不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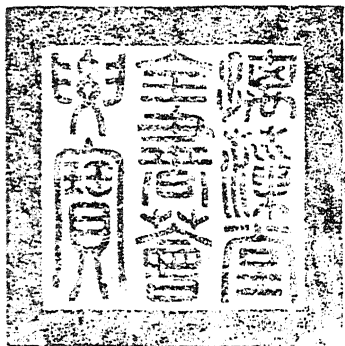
弩銘

珍木自南其理則直省括有度用以觀德

弩銘

夾也柔克唐也剛克不剛不柔茲器維則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胡先鳴

謄錄監生臣闕學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八

六至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六目錄

雜著

講筵緒論 計四十六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八百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六

雜著

講筵緒論

計四十六則

大學一書言明德新民誠修己治人之要道也千古君
道之隆莫過於堯舜觀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
協和萬邦此正大學修身教家由家及國由國及天下
之理然必已德既明而後可推以及人故大學以慎德

為本

古人有言反經合道謂之權先儒已有論其非者天下止有一經常不易之理權衡輕重隨時斟酌而不失乎經常之理此即所謂權也豈有反經而可以行權者乎古稱慶都感赤龍之祥孕十有四月生堯此等事先儒常疑之正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意也蓋聖人不語怪以垂戒於世而後人猶有矯誣上天侈言祥瑞之事況敢從而啓之乎

前代治河皆以為宜疏決而放之海則永無河患但今運道自淮以北必由黃河一百八十里而後達於運河與古形勢不同則古說亦何可盡行也

論才則必以德為本故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司馬光之言洵為篤論寬弘容納正所以開敢言之路而使人得盡其言舜之大智全在於此

從來有生知有學知有困知而及其成功則一未有下學既久而不可以上達者但功夫固不可躡等而進尤

不可半途而止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此正謂半途而廢者也

孟子一書言仁義最為親切最為詳盡為功於後學不淺

中庸言至誠至聖贊化育參天地制度考文之盛聲名洋溢之遠可謂費矣究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何其隱也中庸之旨大約不外於費隱

前代所造渾天儀未嘗不善但世久法湮交食錯亂不

能枚舉曾講究古法新法故知其槩古法推算冬至及
日月交食多用積數因數多奇零盈縮虛實之難明不
能合於天新法多用餘數及濛氣差之類又驗之於測
景故較之古法僅能與天象相合

咨詢固宜廣攬而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又不
可不詳加審辨也

唐人詩命意高遠用事清新吟詠再三意味不窮近代
人詩雖工然英華外露終乏唐人深厚雄渾之氣

書謂刑期于無刑古來任人而不任法故常原情輕重
未嘗膠於一定所以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後世人情巧
偽日滋輕重大小不得不斷之一定之法此亦勢之不
得已也

大禹謨帝德罔愆一節常涵泳理會其贊帝舜如天之
仁該括已盡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二語覺聖人慈
愛惻怛之意千載如見

儉以成廉侈以致貪此乃理勢之必然者國家刑法之

制原非得已然懲警奸慝又不可無每於刑法必反覆
詳慎期於至當未嘗一事有所輕忽

人臣進言固當直切無隱人君納諫尤當虛懷悅從若
勉聽其言後復厭棄其人則人懷顧忌不敢盡言矣每
閱唐太宗魏徵之事歎君臣遇合之際千古為難魏徵
對太宗之言臣願為良臣毋為忠臣嘗思忠良原無二
理惟在人君善處之以成其始終耳

朕每有巡幸即留心訪察民間利弊政治得失如河工

卷二十六
一事屢年衝決雖由水勢泛溢亦間有不肖小吏利於興工往往為此旋修旋決遂成河患若竟聽之入海則運道淤塞不通近簡命河臣董理辨其水勢疏其故道嚴察下吏重其考成果能實心行之庶或一勞永逸

閱禹貢註中所釋九河諸說紛紜亦無確見大約書史經秦火以來上古事已難於考証後人以意求之豈能
昭合

曩巡幸薊州盤山時侍臣奏盤山佛寺有佛骨佛牙因

言佛牙闊二寸許長過之比諭之曰古所謂聖賢皆與人無異故學堯則可至於堯學舜則可至於舜能忠則為忠臣能孝則為孝子此聖賢所以可貴也若爾所言佛牙之大如此則佛本天地間奇異之人生來便不可學又何用尊奉為哉言者無以對

雍州西北之地古稱沙漠向來人跡罕通是以紀載所傳多未詳確今皆奉車書往來故知之獨詳大約甘肅之西從長城外至四川松潘止十餘日可達導江雖始

於岷山其實江源尚在茂州之西至岷山始大耳黃河
自積石北流為河套之地至延安府入陝西境其地亦
不甚遠今阿爾多斯固山之地即是也

言治河者謂宜順其入海之性不宜障塞以與之爭此
但言其理耳今河決在七里溝去海止四十餘里若聽
其順流入海既可無勞人功亦且永無河患豈不甚便
但淮以北二百里之運道遂成枯渠國計所關故不得
不使其迂迴而入淮河之故道此由時勢與古不同也

古人所謂民可近不可下者即孟子所謂民為貴之意
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斯豈非邦本之謂乎
臨民以主敬為本昔人有言一念不敬或貽四海之憂
一日不敬或以致千百年之患禮記首言毋不敬五子
之歌始終皆言敬慎大抵誠與敬千聖相傳之學不越
乎此

今人沿於明季陋習積漸日深清操潔已難言之矣職
守亦多至曠怠罕能恪勤朝廷良法美意往往施行未

久即為叢弊之地常欲化導轉移每患積習之難去也
書言推亡固存此正中庸所云因材而篤栽培傾覆之
意王者體天心以為賞罰正宜如是

人君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以天下之心思為心思何
患聞見之不廣觀舜以好問好察而稱大智則知自用
則小者正與之相反矣

書中義理原自完備惟在詮解明白加以反覆玩味自
然旨趣無窮若多為援引反致書理不能豁然矣

嘗觀古來帝王如唐虞之都俞吁咈唐太宗之聽言納
諫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情誼浹洽故能陳善閉邪各
盡所懷登於至治明朝末世君臣隔越以致四方疾苦
生民利弊無由上聞我

太祖

太宗

世祖相傳以來上下一心滿漢文武皆為一體情誼常
令周通隱微無有間隔一遊一豫體恤民情創作艱難

立萬世不易之法朕雖涼德上慕前王之盛事凜遵祖宗之家法思與天下賢才共圖治理常以家人父子之誼相待臣僚罔不兢業以前代為明鑒也

人君出入警蹕固宜嚴肅朕見明朝之君高居深宮過於安逸凡郊祀偶出所乘之輦皆鐵絲作幃以防不測人君臨御天下以四海為一家當使遐邇上下傾心歸慕若刀矢可加於輦幄之中則人心離貳雖鐵錚何益故古來賢聖之君尚德不尚威也

詩以吟詠性靈如唐太宗諸篇未有不以天下黎民為念者

歐陽修憎蒼蠅賦題雖小喻讒人亂國意極深長每喜讀之

君臣之際當使情誼浹洽則下志得以上通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皆此義也

書云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節大旨不外博約之義嘗閱直解有云聖人之取善如治人

之鍊金或取之於沙或取之於水曾無定在所謂德無常師也迨既鎔鍊之後沙者忘其為沙水者忘其為水但見其為精純之金所謂協于克一也此喻可謂明切世風澆漓人皆不能潔已自愛故今日求操守廉介之人甚難或僅能自守而其才不克有為當理繁治劇之時又苦於不能肆應可見人才之難也

昔人曾有論高宗以舊勞于外幼居民間當必久知傳說之賢而思用之恐人未信而託為帝賚之言此論甚

是蓋恐後人藉口神奇以開矯誣之漸也

端人正士當與之日親自有啓沃開陳之益此古人所以重朝夕之納諫也若小人日近則不覺其損而自損矣

講書以明理為要理既明則與古人之說無往不合此所謂一本散為萬殊萬殊歸於一本博約兼資之道也自幼讀書凡一字未明必加尋繹期無自欺不特讀書為然治天下國家亦不外是也

書云惟斆學半此句有二說一說自學與教人功居其半一說教者之指授僅示以半其餘必待學者之自悟直解亦主後說註以其近於禪家解悟機鋒而闢之是也

異獸珍禽雖古人所不尚但西洋遠貢來京跋涉艱阻多歷歲月誠心慕化良為可嘉却之非柔遠之道故留畜上林非侈苑囿之觀也

讀書以有恒為主積累滋灌則義蘊日新每見人期效

於旦夕常致精神誤用究歸無益也

嘗詳覽古人詩文造語精微才學兼到閱之似易倣之甚難故云讀書萬卷方能下筆有神更須善運古人於筆底化陳腐為清新斯為盡善

人君惟敬修其德以與天意相感乎不必指何事為何德之應總之和氣致祥乖氣致戾乃古今不易之恒理遇祥益謙遇災知儆乃人君應天之實事亦無時不致其謹凜而已

通鑑前編所引諸說雖皆古人遺書但不若朱子綱目
切要純正

古史中如黃帝鼎湖乘龍及周穆王宴於瑤池之事皆
非正史所傳雖文章中嘗採用之不過資其華藻以新
耳目其實不足信也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七目錄

雜著

講筵緒論

計三十九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七

雜著

講筵緒論計三十九則

經學在於切實通明折衷諸說史學在於始末淹貫論
定是非二者皆確有証據難於支離其說故必由積累
之功涵泳之久較之詞章之學其難易固不同也

書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貞孟子所謂耳目之官不思而

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正心思為耳目所役之意始為所引漸為所役勢有必然

康誥一篇言修德保民之要極為詳備如明德新民如保赤子惟命不于常等語大學多引用之今繹觀其訓諭諄切文詞古奧具見三代聖賢咨儆之意

書云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古人又稱再斯可矣若斷獄而至于旬時不決固慎重之意又恐獄久淹則易滋弊古人之意惟求其真知灼見而無疑獄之為難

也酒誥中數節似寬而實嚴正古人治世之微權也
近日小民蓄積匱乏一遇水旱遂爾捐瘠莫支幾填溝
壑此皆豐稔之年粒米狼戾不能儲備之故也

古人常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必有三年之
積此先事預防之至計所當講求於平日者

自古帝王崇信方士以求神仙者不可勝數如唐之憲
宗武宗宣宗皆餌金石之藥以求壽考而不知反以自
戕其生覆轍相尋而不知悔者昔人每深歎其愚此皆

未知無逸可以致壽聖賢原有切實可信之理也

朕自沖年臨御以來民間疾苦及貪吏弊竇留心體察已久其中情弊知之素矣但念君德莫大於有容治道莫尚於能寬故每事務存矜恕其有自罹於法者尚不忍置之重典誠恐近於苛刻有乖體恤臣工之至意也朝廷設立科道原寄以耳目重任邇來民生困苦朝廷之德澤不能下究科道各官於國計民生之大實心講究確切敷陳者寥寥無幾但將六部現行之事指摘紛

更希圖塞責冀免春秋年例處分其在朕前所奏皆若
至廉至公及考其行事徇私自利者不可勝數所謂耳
目之官風紀之任豈不大負厥職哉近日貪私之弊滿
漢皆然滿人聚處京城形迹尚為易見漢人散處外郡
往往有田宅彌連州縣挾其富厚之勢侵凌小民有司
莫敢詰其非者科道官寧不知之而不聞有所糾參舉
發此皆言官溺職民生失所之由也

天下國家事莫不有大小重輕之勢故凡事當權衡折

衷必務從其大者重者今言官論事論人多指摘瑕疵但見及一偏而於大局全體所關不能審度其輕重即如用兵之地督撫大吏職任至重至其製備鞍馬招募技勇激賞將士以及供餽官兵之費勢與內地不同儻復事事苛責恐隳其任事之心亦將何以展布其手足若兵興時用之兵休時遽黜之亦非所以慰勸勞臣且言官每事惟知推諉獨不思身在會議會推之列何不可直陳於事前而必待推過於事後乎若其始或知而

不言或有所畏而不言皆非實心任事之道也

近日常吏可謂極難營私者固不免於糾參即有守正者又多不為人所容若因一時之彈覈而遽置於重典常恐有冤抑可矜故每兢兢然慎之

近日民生貧困家給人足之樂遠不及於古而風俗之奢靡日甚向嚴加禁止漸有規模自兵興以來稍弛其禁誠恐奉行不善或至擾民每思足民良法終無逾於此

嘗閱明宣宗實錄其奉事母后和敬有禮至今覽之猶足令人感慕朕常思先王以孝治天下故夫子稱至德要道莫加於此自唐宋以來人君往往踈於定省有經年不一見者獨不思朝夕承懼乃家庭之常禮且天倫至性何嘗以貴賤殊也

觀古廢興之際如夏商之桀紂周之幽厲所以墜失天命皆其自取後世亦有無大失德而隕覆其家國者如明之崇禎年間是也皆由其臣子背公徇私處言路者

變易是非淆亂可否曾無實心體國之人故至此耳
嘗觀明仁宗宣宗時用法皆極寬平每思人君承天子
民時育萬物自當以寬厚為根本始可成敦裕之治但
不可過於縱弛所貴乎寬而有制耳

國家財賦出於民民力有限當思撙節愛養則國家常
見其有餘每見明季諸君奢侈無度宮中服食及創造
寺觀動至數十萬我朝崇尚樸質較之當時僅百之一
二耳

嘗閱歷代史冊見開創之初及守成之主政簡治約上下臣民有所遵守末世君臣變亂成法朝夕紛更終無補益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

讀古人書當審其大義之所在所謂一以貫之也若其字句之間即古人亦互有異同不必指摘辨駁以務求伸一己之說

聖人立言必渾淪切實後人求其說而過之每蹈虛寂之弊如釋老之書朕向亦曾流覽深知其虛幻無益於

政治易曰有君臣父子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今釋道之教棄絕五倫根本既失其餘言論更何著落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人竝列而為三才今釋道之教生之理已絕是使三才且有時而窮此皆其大體錯謬不待辨而自明者也

自十二年用兵以來嘗取前人韜略武備等書閱之亦皆紙上談兵無益於事間有用符呪法術者尤屬不經我朝用兵自有調度且號令嚴明人人具有勇敢之氣

即公卿士夫皆嫻戎馬故所向多能成功王者之師行之以正豈藉詭譎之術哉

嘗聞明宮闈中食御浩繁糜費不貲掖庭宮人幾至數千此皆可為深鑒朕思人主惟能自檢束恭謹則貴者益貴易所謂謙尊而光也若惟知侈縱反不覺其可貴矣我

祖宗相傳以此為訓朕恒用是凜凜

嘗聞明宮掖中人數甚多往往饑寒不恤鞭笞無度因

而致斃者亦甚衆小有營建動費鉅萬以本朝各宮計之尚不及當時妃嬪一宮所用之數本朝自入關定鼎以來外廷軍國之費與明代略相髣髴至宮中服用則三十六年之間尚不及當時一年所用之數蓋深念民力艱難國儲至重鑒彼侈靡之失弘昭敦樸之風古人云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常思此言而不敢過也

祖宗以來累代相傳家法巡幸所至尤以勞費為慮我

太宗皇帝時每車駕所歷一切御用之物皆辦自宮中凡扈從之人絲毫不以擾民朕偶有巡幸惟守成憲誠恐駐蹕之地侵擾官民也

朕觀明世宗時廷臣爭執者莫如議禮一事然茲事折衷最難總由世宗為興獻王長子而興獻王又別無子嗣則世宗尊崇之議未為不當父子天性至恩恐難盡以義屈情也

履霜堅冰之喻可謂切至司馬光作通鑑託始於周以

三晉為諸侯而首發論斷極言防微杜漸之宜謹正聞
明此爻之義千古治亂不能出其範圍後世如莽操之
禍總皆由辨之不早耳

易理雖變化無窮而歷觀諸卦實有一貫之義大約審
爻位之陰陽辨剛柔之中正而吉凶悔吝之數即不外
乎此矣

易卦中大象言簡義該獨扼一篇之要如乾之自強不
息坤之厚德載物蒙之果行育德師之容民畜衆全卦

之義蘊不越乎此尤當尋繹

三代井田之法寓兵於農正易所謂容民畜衆也自兵農既分勢難復合後世有欲於曠閒之壤倣古行井田之法者不惟無補於民正恐益滋煩擾天下事興一利不如去一弊之為愈增一事不如省一事之為得也

古車戰之法其廢已久由今思之不獨山林原隰難於馳驅即平衍之地亦不易用蓋一車之中左主射右主擊刺居中者主御或有一人不用命則勝負所關不小

此後世所以難行也

古人紀一事當觀其要旨所在如郭隗市駿之語見求士不可以不誠甘茂投杼之言見任人不可以不信此要領處尤不可不知也

久亂之民思治秦民日在湯火之中沛公入關首行寬大之政與父老約法三章民心既歸王業根本已定於此

漢高帝之待韓信不能如漢光武宋太祖之待功臣者

亦時勢不同也光武宋祖之時功臣歸於京師無握兵之權無震主之勢故保全之尚易韓信居楚兵柄在握天下初平人心未定高帝收之亦非得已總由所遇之時不同故所行亦各異耳

上古人心淳樸故鄉舉里選之法尚可以得真才後世人心日漓奔競日多若行古法於後世恐益滋其偽勢不得不以科舉為重耳

古有八議之法議賢議貴議功議能正以養大臣之廉

耻而不輕加以戮辱古云刑不上大夫固所以敬大臣
亦所以尊重國體也

人臣之義以責難於君陳善閉邪為正叔孫通以為天
子無過舉因而成之是欲飾其君以無過之名而反陷
其君於文過之實宜為後世所譏也

後人謂陳平周勃之對呂后若能與王陵同持正論未
必呂后之意不可回此蓋事後論人恒見其易耳呂后
以悍勢之威當稱制之日欲王諸呂氣凌羣臣此豈平

勅諸人口舌之所能爭乎是以君子論事又當觀其世也

嘗觀文帝以斷獄錢穀之數問宰相固為未當而陳平對以一切有主者亦為未善二者乃國家之大務宰相自宜振舉其綱領豈可云專責於所主乎

古者田以井授人皆自耕其田故室家殷阜而鮮失業遊食之民後世富室之田跨連阡陌貧民代為耕耨是以素無蓋藏一遇水旱遂致遊食四方流亡載道亦勢

使然也

朕自幼讀通鑑於張釋之論犯蹕盜環二事深喜其用法平允不媿廷尉之職

易之理雖無所不該下至士庶人皆可用而聖人立經垂訓之大義則為有天下國家者而發一辭一語皆可通於政治故繫辭有曰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此所以為萬世法程也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七